

环青海湖自行车联赛 洛阳万安山站圆满落幕

6月23日,我国最具影响力的自行车赛事之一——2018年度环青海湖自行车联赛在洛阳万安山激情上演。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名精英自行车手齐聚洛阳,展开相关奖项的争夺。

赛事分为公路组和山地组两个类别,山地组又分男子山地组和女子山地组两组,赛程长14.83千米;公路类男子组,赛程长56.63千米。

近年来,洛阳万安山生态区逐渐成为广大自行车爱好者骑行的乐园。今年万安山站比赛与去年相比,又增添了诸多亮点。此次比赛首次采用移动直播设备全程直播比赛公路组的赛况,网友们可以用文字留言的方式参与互动,对选手们加油鼓劲;各大高校组成高校联队,洛阳本地车手组成本地车队,充分发挥了环青海湖自行车联赛“比赶超,帮扶带”的团队优势,体现出了竞争与合作的体育精神。

据悉,2018年度环青海湖自行车联赛共有6个分站赛,分别在山东蒙阴、四川成都、福建厦门、陕西西安、河南洛阳和云南宜良举办。

邵晓楠 摄影报道



邵晓楠 摄影报道



至爱亲情

带上父母去旅游

□ 陈爱松

父母在老家侍弄着十亩地,收了小麦种玉米,收了玉米种小麦,就这样过了大半辈子。

母亲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三十里外的洛阳城,最勇敢的“壮举”是侍候在洛阳住院的外爷后独自转了三趟车回来,二十年来她一直以此为荣。父亲上过中专,后来从学校回来当了乡村医生,也就一辈子没有离开土地。

那年,我去华东师范大学,父亲拿出几百元给我,说:“窄家宽路,出去一次不容易,上海是大城市,要多走走多看看,回来讲讲,让我们也开开眼。”

那时,我就想,等将来有钱了,我一定带上父母去旅游。2003年夏天,我们上北京去。母亲第一次坐火车,兴奋得一夜不曾合眼,天明到京后竟毫不疲倦,又逛了故宫。父亲拿着笔和本,一路看一路记。我脚都走疼了,他俩还意犹未尽。

在长城好汉坡前,我停住了脚——那坡太陡了。父母却一定要上去走一走,去过北京城啊,村中恐怕没有其他人吧!后来只要家里来了亲戚,母亲定会拿出在北京拍的照片给人家看。

想起那次北京之行,我却只有愧疚。父母过惯了苦日子,总觉得挣钱不易。住宿时,父亲不止一次说:“一觉要三十元,够买两袋化肥了。你俩住旅社,我买条毯子睡火车站,走了,还能把毯子带回去。”吃饭时,母亲说:“一元在这儿只能买一个小烧饼,在咱家能买四个呢。”

为了省钱,别人吃饭有酒有菜,父母只吃最便宜的。就一次在大点儿的饭店吃饭,因为嫌贵,父母也没舍得吃饱。在动物园里,虽渴得要命,父母却心疼三元一瓶的水,只让我买一瓶。他们湿湿嘴唇,又递给我。

其实我口袋里装着钱,回来后还剩了三百多元。父母跟着我,不是旅游,是受罪啊。

后来,我知道父亲也出过远门。那时,叔叔跑到西安亲戚家,父亲花八元的车票钱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去接他回来。遗憾的是,父亲在西安只待了不到两个小时。我不用问也知道,劝我“多走走多看看”的父亲为何到了西安却不“多走走多看看”。

那么,今年我们就去西安看看吧。在西安,父亲还记得当年走过的解放路,他像审视老朋友一样仔细寻找着记忆中的痕迹。大雁塔、清真寺、古城墙、碑林、大唐芙蓉园、兴庆公园……我们慢慢走,随意看。父母老了,身体已不比从前,只是眼中的光芒还跟去北京时一样闪亮。

这一次,我不想让自己再愧疚,住的可以便宜,兵马俑可以不去,但不能再让父母挨饿了。我们品尝羊肉泡馍、岐山臊子面、烧鸡、啤酒、烤火腿和从没有见过的火龙果、木瓜。父母舍不得吃,可最后总是听我的。父亲说,他年轻时来西安,带着奶奶烙的红薯面饼,没有吃过西安饭。

父母辛劳一生,养活了一大家子,儿女成家了,却还为儿女和儿女的儿女操劳着,难有几天舒心快乐的日子。短暂的出游让他们暂时忘却生活的压力和烦恼,以超然的心态看待人世,无所用心,任意去来,一无所得却满心欢喜。虽然最终不得不回到现实中去,可这几天的时光却能长久地照亮他们平凡黯淡的日子。

带上父母去旅游,父母快乐,我更快乐。

他山之石

捆绑快乐的绳索

□ 村姑

朋友相见,少不了谈孩子,而成绩就是主要话题。

睿的儿子最近数学小测试考了满分,告诉了远在厦门的爸爸。爸爸立刻发回一条热情洋溢的短信:“儿子,太感谢你了!你太为爸爸争气了!你是爸爸的希望,是我们刘家的希望啊!你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!再一次感谢你!再一次紧握你的手!”父亲的幸福,父亲的自豪,都在儿子的满分里了。

敏的儿子成绩不理想,家里人天天谆谆教导他。有一次,孩子表扬他爸:“我真聪明啊!不管啥话题,总能绕来绕去说到我的学习上。”儿子的意见,儿子的无奈,都跟自己的成绩有化不开的结。

现在很多学生和家不快乐。分数低的学生和家长整天灰溜溜的,分数高的学生和家也整天提心吊胆。分数就是捆绑快乐的绳索。快乐被分数勒得透不过气来。

我看过一篇关于丹麦教育的文章:丹麦的家长长期未收到的成绩单没有成绩,也没有老师的评语。这份成绩单是孩子自己完成的,只有四个格子,分别是“最喜欢的事情”、“最讨厌的事情”、“最擅长的事情”、“最希望学习的事情”。

丹麦的孩子们在玩中学习。例如某个星期学

习的主题是“非洲”,老师便带着孩子们玩各种非洲游戏,讨论非洲有什么动物,什么语言,非洲人跳什么舞,睡什么床等。丹麦人不追求高分,却有六成学生热爱学习。因为他们的教学方式让孩子养成了主动、好奇的精神。

在丹麦,学校没有评选好学生这回事。“我们反对这种做法。我们希望关心那些落后的孩子。因为那些已经很棒的孩子,不管在什么环境里,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。”丹麦人说。

没有分数,没有模范生,只有快乐学习的教育理念,小孩子不必跟别人比较,尽情发挥自己的天赋。丹麦人关心的,是“你可以做什么”的能力问题。这就是典型的丹麦思维。

在丹麦的大学里,所有课程都不考试,没有成绩。丹麦人关心的,是“你可以做什么”的能力问题。这就是典型的丹麦思维。

在丹麦的大学里,所有课程都不考试,没有成绩。丹麦人关心的,是“你可以做什么”的能力问题。这就是典型的丹麦思维。

也许答案就在丹麦人的教育里。

若有所思

手机里的女儿

□ 朱颖

还没到周末,同事张姐又开始张罗购买她母亲喜欢的美食,问她,怎么这个周末又要去母亲家吗?张姐说,是啊,现在每周都去。一句话让我们都心生好奇,虽然知道张姐家离她母亲家不过是开车三十分钟的距离,可前没见过她这么频繁地回家啊,现在是怎么了?

我忍不住打趣她,是不是现在女儿在外地上班,老公又经常出差,又把以前回娘家蹭饭的习惯捡起来了?

张姐笑着叹气,真要是回家蹭饭,蹭的那点钱都不够来回油费。张姐说,现在女儿去了外地上班,因为远,一年半载才回一次家,想女儿却经常见不到,将心比心,便想起自己母亲对自己的想念了,便决定每周都要回家看看。

听着张姐的话,同事们都不由得一阵唏嘘,最年轻的小李说,现在通讯这么发达,不管人在天涯海角,想说话,想见面还不容易?电话,或者微信语音、视频都可以啊。张姐说,是啊,再远的距离,wifi都能搞定,可是即便能说话,能看到,能拉到手吗?能抱一抱么?

张姐的话让我想到了母亲。自从搬到城里之后,回家的次数就越少了,为了方便联系,即便母亲不爱上网,我还是给母亲家上了网线。把她的老年机换成了智能手机,我还教她玩QQ、玩微信,教她视频,发朋友圈。按我的想法,我

想母亲,看看母亲的朋友圈就行了,而母亲想我,也很方便,随时语聊,随时视频都没关系。

可是无论我怎么教母亲,母亲给我发视频申请的次数少之又少,她还是习惯打电话,每次打电话又无一例外地会说想我,会说我有好久没有回家了。偶尔我给她发视频申请,她接了,无论我们说得多么开心,聊得多么欢畅,临到结束,母亲依然不开心,理由是,网络视频再好有什么用,看得见摸不着的,女儿也就是手机里的女儿。

以前,我每次回家,母亲总习惯帮我拂一下风吹乱的头发,喜欢说到高兴处挽紧我的手臂,喜欢吃饭的时候给我夹我爱吃的红烧肉……而我现在只是母亲手机里的女儿,所以这些事都无法做了。因为无法做,所以母亲常常因为想我或生气,或流泪,无论我们视频的次数有多频繁,我都能感觉母亲并不开心。

是我家离母亲家很远吗?其实不是,不过是因为我懒,不过是因为我总以为自己很忙,其实,懒是真的,不忙也是真的。而现在听着张姐的话,想着我的母亲,我愧疚异常,我决定周末也要携夫带女回母亲家去,听一听母亲的唠叨,让母亲尝一尝我的拿手菜。爱是奔赴,也是坚持,以后我也要每周回母亲家看看,再也不做手机里的女儿。

我爱我家

和哥哥一起说父爱

记得我很小的时候,一次和爸爸乘公交车回家,在车上爸爸和一位熟人见面,那人惊讶说,老哥,你孙女可这么大了。爸爸没有否定,笑呵呵反问那人,你说呢?

一直以来,我都觉得这件事很好笑,但是现在,无论如何我都笑不出来。我发现,爸爸真的老了,如果不剃光头,爸爸的头上几乎没有黑发了。我曾想,如果把我的头发移植到爸爸头上,爸爸一定很帅吧。

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爸爸。爸爸说,他就好比是一株玉米,我和哥哥就是两个玉米棒子。收获后,秋风一吹,玉米的叶子变黄枯萎了,他的头发就变白了。爸爸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那么慈祥 and 从容,好像给我讲一个遥远的故事。

我今年上初二,用妈妈的话说我是一个大姑娘了。该知道用功学习,不让爸爸操心了。是呀!从小学到现在,我的成绩都在前几名,还获得过河南省中小学生硬笔书法大赛一等奖,洛阳市美德少年等,奖状贴了满满一墙。就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份,我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。看着这些荣誉,哪一个没有爸爸妈妈的操心 and 付出?

四五岁左右,爸爸就教我练习写字,要求横平竖直。

可是月亮的月字,横竖钩的竖我总是写不直,不是向左歪,就是向右斜,爸爸除了手把手教我写,还把食指勾起来敲我头,疼得我两眼含泪。不过这个方法很有效,我作文每次能得满分,这和我写的一手好字正楷好字不开。

也是四五岁开始,每天早上,爸爸都叫我起床,背诵《弟子规》《长恨歌》等,至今差不多十年了。爸爸的过人之处就是能坚持,所以说我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爸爸的帮助。

哥哥告诉我,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爸爸就给他指明了人生的方向,“身在佃庄,心在偃高,理想在北大,结果在党中央”。2015年,哥哥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,700多人竞争一个岗位,哥哥一举考入长江海事局。哥哥幽默地说,他对不起爸爸,因为他没有考进党中央。

哥哥还说,有时候他恨爸爸,但更多时候他很感谢爸爸。爸爸曾说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我和哥哥都很平凡。

在我看来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爸爸会一天比一天老。爸爸一点不伟大,他很平凡,过着平淡的日子,是佃庄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。

(佃庄中学初二三班 郭晓朵)